

Chinese Buddhist Forum

「香港」中華佛教文化院 總編

- 王堯教授 ○ 訪談錄
頌 ○ 日本佛教的護國思想
佳 ○ 從慈善活動看民國居士團體之主體性
冲 ○ 漢地佛教唱導研究
趙超 ○ 唐代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與至相寺及三階教
葉憲允 ○ 「貞祐南遷」與「壬辰之變」
戴繼誠 ○ 紫柏大師與雲居寺
趙桐華 ○ 簡述明中央政府對駐京藏僧的管理
王宇 ○ 求法與巡禮
陳明 ○ 印度古代佛教寺院藥物名詞考釋
羅鴻 ○ 《律經》研究的總結與前瞻
金雷 ○ 覺囊派在西藏消亡原因探析
陳逸墨 ○ 禪外話禪畫
王麗娜 ○ 魏晉漢譯佛經偈頌對玄言詩之影響
鄒婷 ○ 從白樂天到香山居士
陸書齡 ○ 常以筆墨做佛事

宗

ZONGFENG

風



宗教文化出版社

王志遠○主編
己丑·冬之卷

ZF
ZONGF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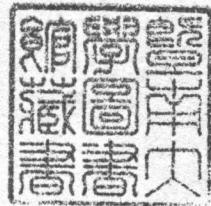
B948-53

2010

2009.4

Chinese Buddhist Forum

宗 風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宗風·己丑冬之卷 / 王志遠主編.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80254-498-7

I . ①宗… II . ①王… III . ①佛教—文集 IV . ①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22257號

宗 風

己丑·冬之卷

出版發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沿44號

電 話：64095215（發行部） 64095265（編輯部）

責任編輯：孟金霞

版式設計：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北京聖泉宗教文化藝術中心

印 刷：中煤涿州制圖印刷廠北京分廠

版本紀錄：889×1194毫米 16開本 21印張 400千字

書 號：ISBN 978-7-80254-498-7

定 價：88.00圓

ZONG FENG

Chinese Buddhist Forum



Sponsor: Chinese Academy of Buddhist Cultural [Hong Kong]

Contractor: the Center of Zong Feng Chinese Buddhist Forum [Bei jing]

Edition: Zong Feng committee

Advisors: Zhang Guoliang Yang Zhao

Chief editor: Wang Zhiyuan

Assistant editor: Ven. Ben Ru

Vice-chief editors: Zhou Qi Zhou Guangrong

Duty editors: Xie Yonghe Dong Xueliang Gao Min QIYue Wang Yuan

Ink painting: Master Ming Jian

Photograph: Zheng Zhai

Designer: Zong Feng Design Center

Layout: the Center of Zong Feng cultural in Beijing

《宗風》是薈萃學術精華的出版物，因此，無論己丑還是庚寅乃至辛卯，年號祇是諸卷的標志和順序，并不是確切的出版日期。我們寧可晚一年，絕不濫一卷，這不是慵懶的遁詞，而是誠懇的宣示。在辛卯歲暮出版的幾卷并不過時的學術大作前面寫下這一段說明，是我們編輯部同仁講給所有讀者的心裏話，也為你們一年來傳遞給我們的對《宗風》的好評和期盼表示感謝，我們爭取在壬辰之年把它編得更好，同時也稍快一些。



卷首語

從高僧大德到佛學泰斗，《宗風》訪談之路越來越寬。我們登門拜訪年屆八十三歲的王堯先生，談及《宗風》的創辦理念，王先生結合自己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賢者新宴——藏學研究論文集》的經驗，語重心長地指出，“出版物最好是潤物細無聲，慢慢一點一點做，一定不能急于求成”。王先生的話意味悠長，提醒我們，與其追求速度與短暫的轟動效應，不如把目光放長遠，更關注《宗風》的質量與持續的影響力。于是，我們在諸多來稿中，反復斟酌，汰蕪取精，將新的一卷《宗風》奉獻在讀者朋友們面前。

王堯先生是國內外知名的藏學家，從事藏傳佛教研究五十餘年，成就斐然。王堯先生的老師貢噶活佛（1893—1957）、于道泉先生（1901—1992）以及王森先生（1912—1991），都是民國以來漢藏佛教交流的參與者、見證者及研究者。改革開放後，王堯先生又積極參與、努力推進中國藏學與國際藏學界的交流與切磋，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藏學研究者。因而，在談及近百年來漢藏佛教的互動以及藏傳佛教的研究時，王堯先生總能基于千餘年來漢藏佛教互動與交流的史實，以“同情之了解”，對不同時期漢藏佛教間出現的頓與漸、顯與密、學與修、漢與藏等不同層面的對立關係，做出切中肯綮的分判與剖析。在厘清漢藏佛教間出現的“兄弟鬭于牆”式的內部矛盾之後，王堯先生更強調漢藏佛教間的和合與統一，他認為，祇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慢慢理順各種問題，就會出現漢藏佛教之間圓融共生的繁榮局面，也就是國家所期望的漢藏團結。作為對王堯先生學術方法與立場的響應，本期刊出的《覺囊派在西藏消亡原因探析》與《簡述明中央政府對駐京藏僧的管理》，從不同側面顯示出，佛教的興衰演變並不單單是佛教自身的事兒，而是與不同時期的政治、民族、經濟等各種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一句話，漢傳佛教也好，藏傳佛教也好，都不是超人間的，而是與現實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瓜葛。

將中國佛教優良傳統與現代社會人文關懷相結合，集政界、教界、學界、商界和藝術界之衆力，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文化資源，為促進佛教契理契機地健康發展開具有益的良方，是《宗風》創辦以來的宏願，因而“人本人間”欄目一直是我們重點推出內容。本卷刊出的《日本佛教的護國思想》一文，意在探討日本佛教護國思想產生、興盛的原因及特點。衆所周知，佛教在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與地區傳播的過程中，始終積極主動地尋求國家政治及上層統治者的扶持，在中央集權制或政教合一的東亞國家與地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始終是佛教得以興旺發達的“金科

玉律”，這一點與作為佛教發源地的古代印度有著顯著的差異。

時移世易，當今的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以大國的身份屹立於世界上，近世中國所經歷的各種劫難應該一去不復返了。不過，中國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環境能源、軍事外交等諸多領域的問題與考驗，仍然在在皆是。如何汲取佛教智慧與思想文化資源，為當前的“經濟中國”穩步發展建言獻策，自然成為佛教界與佛學界思考的問題。本期發表的《大乘佛教思想與全球化背景下當代經濟倫理的構建》一文即樂觀地認為，大乘佛教思想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既完全可以在構建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倫理和社會倫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又可以為構建全球倫理提供寶貴資源。與此同時，佛教思想在為中國和世界倫理作出貢獻的過程中，也將獲得現代性詮釋與轉型的機會。作者預想的這種願景，能否出現，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不過，透過兩次“世界佛教論壇”的順利召開，中國佛教界實際上已經本著自利利他、普度衆生的淑世情懷，獻大智慧、放大光明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再宏大的誓願也得立足於佛教自身的健康發展，立足於佛教的各個宗派，立足於對如來家業的如實了知。因而探究佛教多方面的思想文化資源，同樣是我們為“丕振宗風”而鼓吹的重要議題。本期刊出的《漢地佛教唱導研究》與《印度古代佛教寺院藥物名詞考釋——以中古漢譯律典中的“蘇毘羅漿”為例》是兩篇沉潛篤實的研究論文。前者把唱導還原為佛教科儀活動，認為唱導包括宣名致禮、昇座說法和辯齋意三個方面的內容。宣名致禮和昇座說法時，一唱一和是唱導的重要標誌，敘齋意的唱導則是齋供儀式的核心。後者以“蘇毘羅漿”為例，利用漢譯佛經，尤其是中古漢譯律典，并結合其它印度古代文獻，揭示該詞與物的原貌，為印度佛教醫學的名物研究增添一個例證。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英華彌縫”欄目中的《禪外話禪畫》。何謂禪？何謂禪畫？說似一物即不中，二者從來都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縹渺之物。不過，倘若本著“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的古訓，仍可粗得仿佛。作者根據自己的藝術實踐，對禪畫的藝術特徵、創作主體的心理狀態以及禪畫的境界，作了擘肌分理的剖析，落於言筌，而出於言筌。作者認為，“空而不虛，寂而不滅，簡而能遠，淡而有味，高古脫塵”，乃是禪畫最高的境界。是耶？非耶？還請讀者自己去品味吧！



CONTENTS

Preface of Chief Editor

Interviews

- 002 **Zhouqi**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Yao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Mundane World

- 020 **Zhang Jia** Look at the subjectivity of layman group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charity activities—take World Buddhist Society as an example
- 040 **Wang Song** Country defending thought of Japanese Buddhism
- 050 **Ruo Mu** The wisdom of Buddh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ethics in globalization times

History of Buddhist Schools

- 070 **Hou Chong** Research on the chanting-teaching of Chinese Buddhism
- 144 **Feng Yongchang** Dunhuang and Wutai — the interaction of Manjusri belief
- 152 **Zhao Chao** The pagoda inscription of Facheng, chief of the nuns, of Xingsheng Temple, Zhixiang Temple and Three-stages School
- 166 **Ye Xianyun** “Moving capital to the south during time of Zhenyou” and “Renchen Event”—on the Buddhism in Mount Song district at the end of Jin dynasty and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 178 **Dai Jicheng** Master Zibo and Yunju temple

Buddhism and Social Trends

- 188 **Zhao Tonghua**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ibetan monks in the capital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 198 **Wang Yu** Seeking for dharma—historical change from Ven. Ennin to Ven. Tyonen
- 204 **Wu Zhengyong** “Uniting the noumenon with its presentation” of Xiong Shili’s philosophy

Buddhism in Social Context

- 212 **Chen Ming** Explanation of nouns of medicine in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temples—an example found in middle ancient Chinese canon
- 238 **Ai Ping** Pray the light of Buddhism illuminate the nights—a study on the Kaiyuan Catalogue of Chinese Translated Sutras
- 254 **Luo Hong** Summary and predi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Vinaya sutras.
- 274 **Jin Lei** An analysis of extinction of the Jonang sect in Tibet

Splendid Buddhist Arts

- 290 **Chen Yimo** Some words of chan paintings from outside
- 302 **Wang Lina**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nslated Buddhist sutras on metaphysical poetrie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 310 **Zou Ting** Observe the choice of Buddhism by Bai Juyi from his transition—from Bai Letian into Xiangshan layman
- 316 **Lu Shuling** Often perform Buddhist service by writing brush and ink—on Master Mingjian, a monk painter



宗風

主辦 [香港] 中華佛教文化院
承辦 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編輯 《宗風》編輯委員會
顧問 張國良 楊劍
主編 王志遠
主編助理 釋本如
副主編 周齊 周廣榮
責任編委 謝咏禾 董學良 高民 齊玥 王瑗

整體設計 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版式設計 北京聖泉宗教文化藝術中心
攝影 正齊 (署名者除外)

理事長 楊劍
副理事長 謝咏禾 陳義和 李傑
常務理事 董學良 張永保 高民
理事 王櫟硯 齊玥 王瑗
秘書長 王志遠
副秘書長 洪麗孟
理事會地址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 “一號九龍” 41樓
中華佛教文化院 (852) 2263 3580
北京工作室 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8樓841室 (100732)
郵箱 zongfengzazhi@126.com
電話 010-85195475

禪畫 本卷全部插圖特約明鑒法師創作
(署名者除外)



禪宗六祖慧能大師造像



目錄

卷首語

宗風訪談

002 王堯教授訪談錄 編輯整理 周 齊

人本人間

020 張 佳 從慈善活動看民國居士團體之主體性
——以世界佛教居士林為例

040 王 頌 日本佛教的護國思想

050 若 沐 大乘佛教思想與全球化背景下
當代經濟倫理的構建

宗門溯源

070 侯 冲 漢地佛教唱導研究

144 馮永昌 敦煌與五臺
——文殊信仰的互動

152 趙 超 唐代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與至相寺及三階教

166 葉憲允 “貞祐南遷”與“壬辰之變”
——論金末元初嵩山地區的佛教

178 戴繼誠 紫柏大師與雲居寺

世潮佛舟

188 趙桐華 簡述明中央政府對駐京藏僧的管理

198 王 宇 求法與巡禮
——圓仁到裔然的歷史轉變

204 吳正勇 熊十力哲學中的體用不二

如來家業

212 陳 明 印度古代佛教寺院藥物名詞考釋
——以中古漢譯律典中的“蘇毘羅漿”為例

238 艾 萍 惟願法燈長夜照
——論《開元釋教錄》在佛教目錄學史上的
價值與意義

254 羅 鴻 《律經》研究的總結與前瞻

274 金 雷 覺囊派在西藏消亡原因探析

英華彌縉

290 陳逸墨 檳外話禪畫

302 王麗娜 魏晉漢譯佛經偈頌對玄言詩之影響

310 鄒 婷 從白樂天到香山居士
——白居易對佛教的選擇

316 陸書齡 常以筆墨做佛事
——談畫僧明鑒法師

||宗風訪談||

王堯教授訪談錄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Yao

王堯教授訪談錄

編輯整理 周齊



【編者按】2011年6月15日，《宗風》副主編周齊教授及兩位助手，前往中央民族大學，拜訪八十三歲高齡的著名藏學研究專家王堯教授。雖然不日即要動身訪問歐洲，王堯先生仍然不辭辛勞和酷暑，熱情接受了我們的訪談，由藏學研究角度，縱談古今藏地佛教和漢藏關係。聞者所受饒益頗多。

《宗風》：我們這次訪談的主題是“中國佛教之百年回顧及對未來的展望”關於藏地佛教的部分，這也是接續2010年《宗風》論壇“百年辛亥，百年佛教”主題的一個補充。

這裏所說的“百年”，是因為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點，往往成為歷史發展階段的標志。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無疑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今年仍繼續這個百年回顧的話題。

我們知道您是中國藏學研究的專家，從上世紀50年代初至今，已經從事相關研究領域的工作五十多年了，是獲得“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榮譽獎的有成就的學者；而且，根據我們這麼多年對王先生的了解，知道您對漢地佛教也是了解的，跟很多高僧、居士頗有交往。所以，今天想請您於藏地佛教

學術研究的角度，就“中國佛教百年回顧”這樣的主題講點什麼，最好是不僅講藏地佛教，也講講漢地佛教，兩方面兼顧地回顧和展望一下。

請您先從民國早期藏地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和影響說起可以嗎？因為根據一些研究成果，我們也大致了解，民國以來，藏地佛教在漢地有相當的傳播和影響，尤其在一些大城市。比如民國時期的上海，就有藏地佛教的一些傳播，有幾位藏地的大師，如九世班禪、十三世達賴、貢嘎活佛、諾那活佛等，他們都在內地有活動，在抗戰時期還成立過一些抗日組織，政界、學界有很多人跟隨他們，支持他們，因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漢地的太虛大師，也在重慶建立了“漢藏教理院”，還有漢地僧人到藏地學習，佛教的漢藏交流不少。

今天我們很想借此機會，聽聽您老給我們作些講解。

一、民國時期密教的傳播與《大乘要道密集》

王堯教授：我們可以從一本書說起。

民國初年，在北京出現學習藏地佛教的熱潮。當時一些學佛的人，總覺得佛教界應該更深入豐富一點。原來有人學習日本的東密，後來因為大勇法師學習藏密，就有人跟著學藏密了。當時在北京有一個很難得的機緣，有一本書在社會上起很大的影響，這本書叫《大乘要道密集》。有位叫寶金剛（寶珍上師）的人，他在北京組織了佛學班，在北京的一個寺廟裏面做這個事兒，有一批很著名的佛教界的居士都跟他學，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他手頭就有這本書，這是一個漢文版的。這個東西過去是在宮廷裏面傳的，據說從元朝一直到清朝，儘管江山易主，變化很大，可是宮廷裏對這本書的傳承都沒斷。寶金剛得到這本書，他們那個佛學班有 50 位佛弟子，弘密教、傳密法，所以，就一共復印了 50 本。當時的復印很困難，祇能給每個人一本，編上號，而且每一本書的後面都署上持有人的名字。除這 50 本外，沒傳給其它僧團的人。這在當時也算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這本《密集》托名八思巴帝師所集，還提到了布頓法師。裏面一共收集有八十三個法，也包括明朝宮廷所傳的法。這在佛學圈子裏是非常轟動的一件事情，但這本書却是那個團體以外的人無從知道的。當年我給王森先生當助教，才有機會見到這本書。

《宗風》：這些事確切發生在什麼時候？

王堯教授：大概是民國二十年前後，就那幾年當中。團體以外的人根本就沒有見到這本書。大概是在東城區的極樂庵，在他們內部裏面傳，別人祇是知道有一個法集，一共有八十幾個法。



《宗風》：這些法是怎樣傳承的呢？

王堯教授：這是藏地的法師在內地弘法之後，在皇宮內傳的法，不往宮外傳。而且在宮廷裏傳還做有詳細記錄，每一個法都翻譯成漢文，是誰傳的，傳的內容是什麼，這個法的傳承關係都寫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祇是被佛教界相關人知道。一直到上世紀的50年代，王森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書，我們給他當助教，他說有一本書，并借給我這本書，我打開一看，竟是一本豪華版的書。

後來我到香港教書，接受香港“金剛乘學會”劉銳之先生邀請，到那兒去講課，結果劉先生就送了我這本書的翻印版。這肯定是有人把這本書帶到香港，也有帶到臺灣的，結果就在那兒被翻印了，標題很公開，就是《大乘要道密集》，都不知道印了多少冊了。這本書就這樣流向了社會。

《宗風》：那是什麼時候？

王堯教授：80年代初，那時我在香港見到這本書。後來在《紀念文集》裏我就介紹了這本書。

《宗風》：哪本《紀念文集》？

王堯教授：韓儒林先生的《紀念文集》^[1]。我祇是介紹了有這樣一本書，把相關內容介紹出來而已，還沒有深入的研究。不過由此可見，這為民國時期密教在國內的秘密傳授，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這本書後來在我國臺灣等地進一步繁衍，變成了很普通的書，又流傳到美國，現在印第安納大學就有人做相關研究。在我們國內，這本書現在也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先有陳慶英先生，把這本書主要內容都做了介紹和分析。後來又有沈衛榮先生，他做了更詳細的研究，他根據這個本子，把藏文原文一個個地都找出來，這樣一來，就可以對所弘傳的密法的年代及內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

由於牽扯到密法的內容，還有語言的問題，這個“法本”所追求的最後效果人們大多不清楚，而且有很多誤傳。所以，現在的有關研究是個很好的開頭。對《大乘要道密集》這樣的書的主要內涵都做了深入研究。通過深入了解它的主要内容，對藏地佛教的認識就逐步深入了。

二、民國時期藏地佛教的“東傳運動”及其在內地傳播的特點

《宗風》：的確，從一些研究看，民國時期推崇密教的很多人是知識階層的。那麼，在您看，民國期間密教在漢地流行起來跟這個因素是否有關係呢？

王堯教授：當時人們對密教有一些不可知的神秘感，藏地僧人在內地弘法，不是跟民間接觸，而是跟宮廷或上層接觸。

《宗風》：還是走的上層路線。

王堯教授：事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運動，藏地佛教的一種向東弘傳藏密的運動。

《宗風》：這種“東傳運動”是自然而然的，還是有意識的？

王堯教授：與政治形勢也有關係，為了尋求當時政治力量的支持。

《宗風》：好像諾那活佛，乃至九世班禪等，他們都是因為在藏地那邊有點不順利？

王堯教授：那個時期有些特殊，藏地佛教是在相關政治力量解體後，需要尋求支持和發展空間，所以有些佛教團體便向東尋找支持力量。誰的力量最强呢？自然還是掌握權力的貴族和上層。

《宗風》：近世以來，受了啓蒙和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往往不易接受甚至排斥宗教裏面神秘的部分，可是，很多人却會被密教吸引過去，而且這些人大都是一些有地位有學識的人，這好像是比較特別的現象。

王堯教授：其實根本就沒有那些這種（神秘的）東西，這主要是因為誤解，而誤解恰恰常被內地人宣傳，因為不了解，又加以誤傳，更加以訛傳訛了。

藏地佛教向來走上層路線，歷史上也是得到王室或者大貴族們的支持。

《宗風》：如您所說，民國時期，包括像九世班禪、十三世達賴等，都是大教派的首領，他們很長時間是在漢地傳法，也是因為在藏地其宗教勢力的發展有點不利，所以他們到內地這邊來尋求發展，內地的一些上層人士成為他們的護法。

王堯教授：藏地教區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支持，一時某個教派占統治力量，但其他各路教派也要發展，就可能互不買賬，所以不可能一統天下，向東邊尋求政治上的支持，也是尋求宗教的發展。

《宗風》：看那段歷史有時也會有些疑問，因為，那個時候內地並不平靜，一會兒是軍閥混戰，後來又是日本人入侵，戰事頻仍，政局很不穩定，可是這些藏地的高僧們似乎沒有在乎穩定不穩定，並不影響他們到內地來傳法，而且在內地還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和歡迎。這樣的現象怎樣看？

王堯教授：這還是有些時事的原因。內地佛教界尋求藏地佛教一些大法師來內地弘傳藏地佛教，同時也帶有凝聚國內不同民族的力量的意向，應該說是有這個意識的。藏地佛教無疑就是藏地的統領，雖然政治上不是一致的，但是宗教大方向上是統一的。

《宗風》：佛教是藏地的一種凝聚力量。

王堯教授：來內地的有的是寧瑪派，有的是格魯派……都是很重要的教派。



如諾那是寧瑪派的，貢嘎活佛是噶舉派的，班禪喇嘛是格魯派的，由於在政治上受排擠了，他們就到內地來，內地則伸開雙臂歡迎他，所以他得以到處傳法。

《宗風》：好像還產生了一些影響，抗戰時還成立了“金剛護國會”。

王堯教授：他傳的是金剛法，舉行護國大法會，有很多人成為弟子，他們還是很有理想的。

《宗風》：諾那活佛的傳承好像也一直有。

王堯教授：尤其是在臺灣有傳承。佛教界的發展要自己尋求發展空間和利益，但是跟政治上尋求的利益是不一樣的，祇是表面上看似乎像是一回事，實際上是兩種人，目標不一樣。

《宗風》：可是一些因素都是混在一起的，那怎樣看呢？

王堯教授：當時是國難當頭，所以他們傳“護國大法會”，有護國的意思在裏面，比如傳“如意輪金剛法”，有比較寬泛的包容性，很多人可以入會，大家都是法會的金剛兄弟了，大家互相幫助，在當時情況下，對於團結中國人也是有意義的。

《宗風》：事實上，諾那活佛 1936 年就圓寂了，九世班禪是 1937 年圓寂，都是開戰之前，但日本人在東三省早就有人侵活動了，而這些高僧遠在上海等地，可見他們是很有政治敏感性的。

王堯教授：這些宗教界的人士也祇有通過宗教界的力量來盡可能使大家團結起來。

三、各個派別各有特點

《宗風》：如今也有一個類似的現象，就是現在修學密教的人也多了起來，而且其中不少也是知識階層的人。最近濟群法師與索達吉堪布他們有一個對話，也提到現在有些知識分子對密教很感興趣的問題，那麼就有人認為，相比較而言，密教在聞思修方面的系統性更好。我們做佛教研究的知道，漢傳佛教同樣是很有系統的，顯、密不過是整個佛教體系中不同的表現而已。說密教或者藏地佛教在聞思修方面較有系統，是不是因為現在藏地佛教有理論並有實修的人比較能够系統地講法，是否跟這個有關呢？

王堯教授：應該說藏地佛教也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得很清楚的。他們的確很自信，認為這個傳統從印度弘傳過來以後，真正得到繼承和發揚是在藏地，而在印度是斷了的。印度的一些法師逃亡到藏地來，這些人協助藏地的法師把密教的法本幾乎是全部系統地翻譯成藏文了，所以在藏地密教的傳